

来源：盘石过江

我是在文革时期长大的，当时条件很匮乏，社会上没有多少书，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，我们家的书就算比较多的了。年纪大了，儿时的记忆已经残破了，只有几件印象很深的事还能常想起来。

我的父亲虽然自己喜欢读书，但是他本人是传统的中国父亲，对孩子是不假以辞色的。平时也从不过问孩子的学习。我的母亲在外地工作，大概一年只能回来和我们团聚两个星期。

我印象中母亲只带着我读过一次书，那是小学一年级的暑假，母亲回来探亲，在假期结束的前两天母亲舍不得我每天夜里带着我睡觉，她在被窝里搂着我给我讲孙悟空三调芭蕉扇。可惜时间的原因刚讲了两调她就只得回干校了。目送母亲扛着大旅行包提着挂面挤上公共汽车，我心里难受，往家走的路上频频回头，结果一头撞在一颗老槐树上，当时鼻子血流如注，自此留下一个“伤鼻子”时常流血泻火。回到家里我念想母亲，也记挂住芭蕉扇。于是就钻到父亲床下把西游记翻出来自己看。那是繁体竖版的书，我也不知哪里来的劲头，居然也连蒙带猜地读下来了。

西游开了头，接下来我就看水浒，三国，封神。到了小学三年时我把父亲床下的古典小说都读好几遍了。但当时只有一本书不敢读，就是红楼。那时所有的书都是牛皮纸包着，我从床下拿出一本，到外面一看书名，如果是红楼，我就象摸到烧红的烙铁一样。

对红楼我是又想看又不敢看，当时家里有一本查良铮译的《欧根·奥涅金》，大人闲谈时我听到过那是俄国的红楼梦。我想中国的红楼不敢看，但俄国的总可以看看吧。于是就把欧根拿出来看。那时小，对达吉亚娜这个经典人物印象不深。但是欧根和连斯基的决斗确实使我多了一个和小伙伴吹牛的题材。从奥涅金开始，我对俄国非革命文学有了一些爱好，（后来读贵族之家，罗亭逐渐形成了我一个至今保留的概念，青年男知识分子往往是一群思想上的巨人，行动上的懦夫。倒是表面单纯的女青年们具有行动家的潜质。）。

读奥涅金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启了我外国诗歌的蒙。

既然俄国的红楼梦读完了也没出事，于是我就开始读中国的红楼梦。那时是真读不太懂，光看热闹了。最喜欢的一段是宝玉私塾打架。不过红楼引起了我对中国古诗的兴趣。记得小学四年级，我大概有三，四个星期，放学回家也不出去玩，自己闷在屋子里背《唐诗一百首》，《宋诗一百首》，《唐宋词一百首》（等到高中时浔阳江头夜送客时，就觉得容易了好多）。

文革时书籍匮乏，除了金光大道，艳阳天，战地红缨外，没什么小说好看。在这种情况下不太懂事的孩子往往就被迫去读一些文史的经典。我就是在那时，读完了《世界概况》，《世界史》，《中国通史》，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，《农村医生手册》。还有一本巨有意思的好书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希腊罗马神话典故》（？），这些书当时我不懂，但是却开阔了我的眼界，为我后来的阅读打下了基

础。

回忆自己过去的读书经历，感到家长带不带着孩子阅读好像并不重要，但是家长适时机地引导一下，把孩子的阅读兴趣激发一下更有效一些。另外家庭里一定要藏书。尤其要藏经典。既然古时候五六岁孩子就可以读大学中庸，现在我们不能假设孩子肯定读不懂这些文史经典。即使刚开始读只了解了5%，但是这扇门开了，将来就不怕了。

我小时候的错别字就别提了。什么“尖土飞扬”，“谢击”等等。小学百词听写，我当时正看古书，就在田字格上竖着写，把老师气得把卷子都撕了。但是上了初中高中，优势就显出来了。